

P s y c h o P s y c h o P s y c h o

外国奇情悬念故事集

孤独的变态者

Psycho

申逸文 / 编译

紫罗兰色眼睛的女间谍

窥视的代价

蜡像陈列馆之夜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0489 0

P s y c h o P s y c h o P s y c h o

外国奇情悬念故事集

孤独的变态者

Psycho

Psycho

申逸文 / 编译

紫罗兰色眼睛的女间谍

窥视的代价

蜡像陈列馆之夜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0489 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奇情悬念故事集/任溶溶等主编. —北京:当代
世界出版社, 2000. 2

ISBN 7—80115—306—5

I. 外… II. 任…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506 号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邮编:100860)
新华书店经销
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6 字数:900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3.00 元/套(全 3 册)

ISBN 7—80115—306—5/I·25

目 录

1	孤独的变态者
19	影子部队
34	紫罗兰色眼睛的女间谍
47	神不知鬼不觉的谋杀案
52	她继承的是危险
63	死里逃生
70	墨西哥无头案
77	窥视的代价
83	别了,露丝!
88	写在羊皮纸上的遗嘱
98	正午十二点
106	无头尸奇案
117	可怕的新郎
128	白巫术
137	谁知道
146	奥利维埃之死
161	催眠的魔力
169	一个西部小说家的遭遇

177	沉默的杀手
183	危险的单身旅行
190	夜总会的神秘女郎
196	从恶梦中醒来
204	被冤枉的罪犯
210	东方魔剑
216	决斗
223	上帝与金钱
230	电话
237	蜡像陈列馆之夜
247	梅雷伯爵夫人之谜
259	斯坦威克太太失踪记
268	打赌
278	醒来在墓中
291	第四个人
306	诱拐始末
318	蛇
331	W.S.
342	死亡大亨

孤独的变态者

大雨瓢泼，雷声隆隆，公路上一辆小汽车在雨中疾驶。四周一片黑暗，只有迎面驶来的汽车的灯光不时照亮那开车女子的面容。她二十来岁，金发碧眼，苍白的脸上露出焦急惶恐的神色。突然前方亮起了霓虹灯：贝茨汽车旅馆。“嘎”的一下，那女子将车停在旅馆前，跳下车去敲门。没有人答应，她又跑回车按喇叭。一个小伙子奔了出来。“请原谅，雨下得太大，我没听见敲门，请进吧。”

“有空房间吗？”

“我这里有十二个房间，都空着。这是一条岔道，很少有人来。”

那女子走进旅馆，在登记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玛丽安·克兰。小伙子自我介绍叫诺曼·贝茨，既是这家汽车旅馆的老板，又是服务员。他把玛丽安安排在帐房隔壁的一号房间，殷勤地帮她把行李搬进房里。

“附近有饭店吗？”玛丽安问他。

“小镇上有个快餐店，离这儿十四英里。”诺曼告诉她。他看见玛丽安望着窗外滂沱大雨犹豫不决，便羞涩地说：“如果你……你不嫌简陋的话，就……和我一起……吃点什么吧，不过我这儿只有牛奶和三明治。”他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不怎么善谈，激动起来还有点

结巴。

小伙子走后，玛丽安关上门，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露出厚厚的两叠钞票。玛丽安呆呆地望着这些钱，就是为了这些钱她才驾车逃出来的呀。

玛丽安是地产交易所的女秘书，十年来工作勤勉，深得老板信任。她的男朋友赛姆，是个推销员，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两人深深相爱，可是赛姆要代父亲还债，还要付给离婚妻子赡养费，没有钱结婚。玛丽安感到绝望，于是拿了老板叫她送银行的四万美元驾车出逃，想同赛姆远走高飞。不料途中遇上个警察检查她的驾驶执照，又跟踪了她一段路，弄得她惶惶如惊弓之鸟，来到这荒僻的地方。

她从信封里拿出钱，用一张报纸包起来，正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忽然听见隔壁传来争吵声。“你为什么对她这么殷勤？”这是一个老妇人苍老、沙哑的声音。“你被这个女人迷住了，想和她鬼混，所以请她吃饭！”这是诺曼的声音。

“我不许你和她在一起！我不许你爱她！我要杀了她！”老妇人恶狠狠地叫道。

玛丽安赶紧藏好钱，走出房间，迎面遇到诺曼托着晚餐盘子走来。玛丽安向他道歉给他惹了麻烦，诺曼局促不安，垂下眼睛说：“这是我母亲，她老了……请过来吧，我把晚餐拿来了。”

他带玛丽安走进帐房后面的起居室。玛丽安只见屋子里墙上、桌上到处是鸟类标本。她在桌旁坐下，和诺曼一起进餐。她好奇地问道：“你喜欢鸟类标本？”

“是的，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只做鸟类标本，其他的不做。做起来很简单，只要一把刀、一点稻草就够了。有事情做，我就觉得生活充实得多。”

“你为什么不开离这里呢？这里怪冷清的。”

“我出生在这里，而且妈妈也不想离开。”

“你很孤独吧？你有朋友吗？”玛丽安同情地问。

“没有。我和妈妈住在一起，一个男孩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母

亲。我爱她，她就是我的一切，可是她的神经……”

“你为什么把她送到……”玛丽安犹豫了一下，终于问出了口：“……那个地方去？”

诺曼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冷酷了：“你是说精神病院？不，我决不会把母亲送到那里去，那里尽是冷冰冰的铁栅栏，凶狠的叱骂……不，我决不把母亲送去。”他的语气里带着敌意。玛丽安知趣地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诺曼仿佛大梦初醒，凶狠的神色消失了，又变成那个腼腆、殷勤有礼的小伙子。“你在这儿要呆多久？”

“我明天一早就走。”

“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诺曼似乎有点怅惘。

“我有事情，明天一早就要上路，请你早点叫醒我。”

玛丽安向他道过晚安回房去了。诺曼在房间里不安地来回踱步，突然，他走到墙边拿下一幅油画，墙上出现一个洞，诺曼把眼睛凑上去，看到隔壁房间里玛丽安脱去外衣，换上睡袍。诺曼把眼睛从洞口移开，重新挂上油画，咬着嘴唇。

玛丽安在书桌前坐下，拉过一张纸写了起来，没写几行就停下笔，沉思了一会儿，把纸撕得粉碎，扔进浴室的马桶里。然后她脱去睡袍，拉上浴缸前的塑料帘子，拧开莲蓬头哗哗地冲洗起来。蓦地白色的帘子上映出一个模糊的黑影，慢慢地凑近。玛丽安背朝着帘子，仰起头，半闭眼睛，让温暖的水流冲洗她柔软的肌肤。黑影紧贴着帘子站住了，伸出一只手，刷！那只手一把拉开帘子，一把尺把长、明晃晃的刀向玛丽安刺了下去。玛丽安尖叫一声，转过身，刀子不停地举起又戳下，墙上白瓷砖溅满了鲜血，尖叫声中断了，玛丽安手指抓住帘子，身子颓然倒下，把帘子扯了下来。她死了，眼睛睁大，脸上带着恐惧万状的神情。莲蓬头没有关，水还在哗哗地冲下来……

片刻，诺曼走进房间，在浴室门口看到这惨不忍睹的景象，吓呆了。他猛地转过身去，靠在门框上捂住嘴，生怕呕吐出来。他定了定神，终于走进浴室关掉莲蓬头，从浴缸里拖出玛丽安的尸体，用塑料帘子裹好，然后打开水龙头，把浴缸里的血迹冲掉，用毛巾

擦去瓷砖上的血，用拖把拖干净瓷砖地。他干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

收拾完浴室，他把玛丽安的尸体抱出旅馆，放进她汽车的行李箱里，随后快步回到她的房间，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一古脑儿塞进手提箱，然后朝四周扫视了一圈，确定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便提着箱子走出旅馆，把箱子也放进汽车行李箱里。

外面大雨已停，夜色沉沉，诺曼驾车沿着寂静的公路开去，转入一条小路，来到一片沼泽地。诺曼下车，从后面用劲把汽车推下斜坡，让它缓缓地滑进泥沼。几分钟后，污泥盖没了汽车。诺曼朝沼泽看了最后一眼，慢慢转身走开了。

两天后，玛丽安的妹妹利拉去赛姆那里找玛丽安，告诉赛姆说玛丽安拿了老板四万块钱不见了。赛姆说玛丽安没有来过，他正想给她打电话呢。话音未落，一个男子推门进来，他是私人侦探阿博加斯特。“我想问几个问题，”他说着便详细地盘问了赛姆，然而一无所获。

阿博加斯特一路查访附近公路上的汽车旅馆。他傍晚来到贝茨汽车旅馆。诺曼正独自倚在门前，见有客上门，便上前招呼：“请进，先生。”

“我不是来住宿的，我想打听个人。”阿博加斯特说。

“那也请进来吧。”诺曼把他带进帐房。

阿博加斯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玛丽安的照片，递给诺曼：“你这儿来过这个姑娘吗？她叫玛丽安·克兰。”

诺曼没有伸手接照片就说：“我这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人上门了。”

“你看一看嘛。”阿博加斯特坚持说，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诺曼尴尬地笑笑，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递还给阿博加斯特：“没见过。”阿博加斯特十分失望，这时诺曼似乎想起什么，伸手扳了一下墙上的开关。“我老是忘记开外面的霓虹灯，上星期就有个客人差点错过这里。”

阿博加斯特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是吗？你刚才还说好几个星

期没人上门呢！”

诺曼不禁一愣：“我刚才一下子没有想到……”他顿时变得结结巴巴，神色不那么自如了，“你知道……人的记性不可能那么好。”

“是啊，是啊。”阿博加斯特松开手微笑说。他打开摊在桌上的登记簿，手点着一行行来客姓名往下看。突然他的手指停住了：“在这儿，玛丽安·克兰，住在一号房间。”诺曼把头伸过去看了看，仿佛一下想起来了。

“哦，是那个姑娘！我想起来了，她在这儿只住了一夜。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叫醒她，她有事急着赶路。”

“我要看看她的房间！”阿博加斯特喝道。

诺曼耸了耸肩：“我正要给房间换床单，跟我来吧。”

阿博加斯特在房间转了一圈，一无所获。当他和诺曼回到帐房时，无意中瞥见墙角有一辆手推车。“这是谁的？”

“我母亲的。她有病。”

“我可以和她谈谈吗？”

诺曼连听都不愿听：“她有病，从不见客，我不愿意让人打扰她。”接着他干脆下逐客令：“你滚吧。”他脸色发白，一副恶狠狠的神态。阿博加斯特瞪了他一眼，转身走出旅馆。

阿博加斯特快步走到附近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告诉利拉他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还要找贝茨老太太谈谈，谈完就回去。

阿博加斯特悄悄绕过旅馆，避开诺曼，到旅馆后面山坡上一幢小楼房去找贝茨老太太。小楼的二楼亮着灯光。窗口映出一个女人的身影。他蹑手蹑脚来到门口，迟疑了一下，伸手去推门。门没有锁，“吱嘎”一声开了。面前是一条长楼梯直通楼上。整座房子静悄悄阴森森，阿博加斯特不免有点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上楼。楼上有个房间亮着灯，门半开着。他走到门口叫道：“贝茨太太！贝茨太太！”说时迟那时快，门猛地拉开，一个女人的身影像疯子一般扑上来，刀光一闪，阿博加斯特一声惨叫，刀子再一次扎下去，阿博加斯特倒下去了。

赛姆和利拉到半夜还不见侦探回来，觉得事情不妙。他们连夜去见当地的治安推事。治安推事听完了他们的叙述，打电话到贝茨旅馆，但挂上了电话后说：“诺曼说傍晚时是去过一个私人侦探，打听一个曾在他那里住过一夜的女人。那侦探已经走了很久，会不会到别处去了？”

“不会，他说同贝茨太太谈完话就回来。”利拉说。

“贝茨太太？诺曼结婚了？”在一旁的推事太太高兴地问。

“不，阿博加斯特说的是诺曼的母亲，贝茨太太。”利拉答道。

推事夫妇吃了一惊。“诺曼的母亲？这不可能，”推事说，“她早就死啦！十年来我们这里只发生过一件谋杀案，就是贝茨太太干的。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她独自带着诺曼生活。后来她爱上一个男人，可是吵翻了，她用毒药毒死了情人，自己也服毒自尽了。我亲眼看到她的棺材被送进墓地。”

“可是阿博加斯特说得清清楚楚，他要去见贝茨的母亲。”

推事说：“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贝茨太太还活着，那么十年前葬在坟墓里的女人又是谁呢？好，我派人去贝茨家看看，你们明天上午来见我。”

贝茨家二楼的窗口亮着灯。房间里传出诺曼的声音：“妈妈，你应该躲一躲，不能让他们看见你。你搬到地下室去好吗？”

“我不去！那里又湿又冷，黑洞洞的。这里是我的房间，我住得很好，我绝不搬出去！”母亲大声叫喊，不愿离开。

“可是他们已经注意到这里了，不久就会人来搜查，那时我们就完了。”随着诺曼的话音，只见他抱着一个老妇人快步走下楼梯。

第二天上午，利拉和赛姆在大教堂前找到了刚做完礼拜的治安推事。推事说他们一定弄错了，他派人到诺曼·贝茨家看过，根本没有贝茨太太。赛姆和利拉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利拉说：“我看阿博加斯特不会搞错，我们亲自到贝茨汽车旅馆去找找那位老太太。”

他们立即开车到汽车旅馆，冒充一对夫妇前来投宿。诺曼毫

不疑心，把他们安排在十二号房间。一等剩下两人，利拉压低声音对赛姆说：“我要到玛丽安住过的房间去看看。”

“好，如果诺曼看见，我们就说出来散步。”赛姆说。

两人轻手轻脚打开房门，只见走廊里空无一人。他们直奔一号房间。房间里光线很暗，一股霉味。赛姆和利拉分头细找，终于在马桶边的地上发现指甲大的一片纸，上面写着“四万元”。两人认出是玛丽安的笔迹。从窗口望出去，只见贝茨家的小楼耸立在山坡上。利拉低声说：“我到小楼去找贝茨太太谈谈，你在这里缠住诺曼。”

他们轻轻拉开房门走出来。来到帐房门口，赛姆一眼瞥见诺曼在里面，便进去和他搭讪。走在后面的利拉立即机警地从赛姆背后溜了过去。她一口气奔到小楼跟前，推门进去，沿着长长的楼梯上楼。楼上房间的门半开半闭，利拉在门前轻轻叫唤道：“贝茨太太！贝茨太太！”没有人回答。利拉犹豫了一下，壮起胆子走进房间。

房间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床上一切整整齐齐，可空无一人。利拉悄悄走过去打开壁橱看看，里面只有一排排女人的衣服。她看到梳妆台上口红、眉笔、粉盒排列井然。利拉迷惑不解地退出房间朝楼下走，突然，从窗子里瞥见诺曼的身影在坡道上一闪而过。原来赛姆和诺曼闲扯一阵之后，冷不防提起玛丽安，想从他口中套出真情。诺曼顿时生疑，一下子想到半天未见利拉，抄起一根棍子打昏了赛姆，发疯似地朝小楼赶来。利拉吓得不知所措，飞奔下楼，一头钻进楼梯下的角落。这时诺曼已经冲了进来，径直朝楼上跑去。利拉刚想溜走，却一眼瞥见有扇门通往地下室，她钻了进去。

地下室里开着灯，在一堆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尽头，站着一个老妇人，好像没听见有人进来，仍然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利拉胆战心惊地一步步走过去，唤了一声：“贝茨太太？”她战战兢兢地伸手在老妇人肩上拍了拍，老妇人随着她的手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来。“啊！”利拉吓得魂不附体，这哪里是一个老妇人，分明是一具穿着

女人衣服、戴着假发套的骷髅啊！

利拉尖叫的余音还在回荡，又听得地下室门口传来了响声。利拉扭头一看，简直吓傻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的服饰、头发和那骷髅上的一模一样，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刀向她走来。利拉吓得腿都软了，一步也动不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口又扑进来一个人，从后面抱住那疯女人，夺下她的刀。那女人嚎叫着，拚命挣扎，头上的假发辫落在地上。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疯女人竟是诺曼·贝茨！

制服诺曼的人是赛姆。他挨的那一下不算太重，所以很快便恢复了知觉。要不是他及时赶来，利拉已是又一个刀下鬼了。

在警察局里，精神病医生给诺曼作了全面检查后，来到局长办公室，对大家公布了他的检查结果。“诺曼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他身上生活着两个人——他和他的母亲。他还有着两套思维方法——他自己的和他母亲的。这两种思维常常是矛盾的，而占上风的往往是他的母亲。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他身上呢？诺曼从小失去父亲，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就是他的一切，不能想像失去母亲会怎么样。后来他发现母亲有了情人，这使他受了重大打击：原来母亲会爱别人，母亲会离开他！他不能忍受这种可怕的事实。他恨母亲，于是毒死了母亲的情人；又毒死了母亲。母亲死后，他感到非常痛苦，总觉得自己有罪，他要得到母亲的原谅，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母亲复活。因此他没有把母亲下葬，而是把她的尸体藏在地下室，制成了标本，后来又搬回母亲生前的卧室。他原封不动保留了母亲的卧室，想像母亲还活着。这还不够，他要切实看见她的形象。于是他穿上她的衣服，打扮成她生前的样子；他和她谈话，想像她会怎么说，怎么做，而自己就模仿母亲。所以他既是儿子，又是母亲。作为母亲，‘她’嫉妒那个姑娘，即玛丽安，因为她赢得了儿子的好感，‘她’不能允许儿子爱‘她’以外的任何女人，于是‘她’要杀死那个姑娘。这时诺曼就变成了母亲，穿上母亲的衣服，做了他想像母亲会做的事。当他发现‘母亲’杀了人时，他唯

一想到的就是尽快毁尸灭迹，为‘母亲’掩盖罪行。所以说，那姑娘其实不是他杀的，而是他扮演的‘母亲’杀的。杀人不是为了钱，是出于嫉妒。”

拘留室里，诺曼裹着毯子呆呆地坐着，这时他又被母亲的幻影缠住了。他用沙哑的老妇人的嗓音喃喃自语：“我要尽力证实人是我杀的，让他们放了我的儿子……”一只苍蝇叮在诺曼的手上，望着这小生物，他变回了他自己，声音也变得正常了：“……我不打死这苍蝇，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人，怎么会杀人呢？”他就这么呆呆地坐着，自言自语。

诺曼·贝茨因患精神病而杀人，在精神病院被关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后，他的主治医生雷蒙德证明他已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于是法院再一次开庭作出判决，正式释放他。当年的原告、被害者玛丽安的妹妹利拉竭力反对，但是无效。

贝茨旅馆现由一个叫托尼的人代管，此人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留着小胡子，一件花衬衫裹着他肥胖的身子。诺曼重返家园，走进旅馆后面那座久违的大楼时不禁万分感慨，二十二年像一场梦，醒来时鬓边已有白发了。

他提着行李沿着长长的楼梯上楼，一眼看见楼梯口的电话机，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下意识地照老规矩拿起话筒。这时他发现电话机下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诺曼，我要晚一些回家，你自己做饭吃，爱你的妈妈。”

诺曼顿时大惊失色，睁大眼睛向四周打量。只见不远处，贝茨太太卧室的房门轻轻地打开，里面传出她清晰的责骂声：“诺曼，你在我的茶里放了什么？我要让你得到报应！我要让你知道，毒死母亲的孩子会得到什么惩罚！我要杀了你！”紧接着“轰隆”的一声，一只干枯的妇人的手在门缝边上一闪，仿佛又倒地而死。天啊，妈妈还是不肯放过他，还要用他当时毒死她的一幕来刺痛他！诺曼感到一阵晕眩。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自称住在附近，名叫斯普尔太

太。她谈起曾经工作过的一家餐厅,说可以介绍诺曼到那里去工作。诺曼一口答应,说他可以当天下午去上班。他想借此逃离那个缠着他不放的母亲的幽灵。

在那家餐厅,诺曼认识了年轻的女招待玛丽。斯普尔太太告诉过他,说玛丽跟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好。诺曼对这个身材挺拔、脸色红润的大眼睛姑娘产生了好感。下班后,她无处可去,说父亲在波特兰,同居了一年多的男朋友突然和她断了,打电话叫她别再回去,于是她想进城找女友想想办法。诺曼便建议她去他的汽车旅馆过夜。

他们一起回到贝茨旅馆。诺曼让玛丽在门廊里等一下,他去拿房间钥匙。这时那个叫托尼的男人走过来,用猥亵的目光上下打量玛丽,嬉皮笑脸地问他要不要开房间。诺曼正好取了钥匙回来,见了大为不快,他让玛丽去后面那栋楼等他,他有事要和托尼谈谈。玛丽走后,诺曼对托尼说他被解雇了,因为他出租这里的房间供人吸毒,弄得一片乌烟瘴气。托尼不服气,但也只得悻悻然离开了。

来到后面小楼,诺曼把事情简单地告诉了玛丽,便开始在楼下厨房准备三明治做两人的晚餐。而玛丽似乎还不甘心,上楼去打电话给男友。她打完电话下来伤心地告诉诺曼,说她的男友已另有新欢,并已开始同居了。

诺曼将准备好的牛奶和三明治摆到餐桌上,便到处去找黄油刀。玛丽帮着找,她从厨房柜子一个抽屉里翻出了一把刀。诺曼见了大吃一惊,这把刀正是他化身为他母亲杀害玛丽安等人的凶器。他又恐惧又痛苦。玛丽见他神色不对,连忙把刀仍旧放回原处。

晚餐后,玛丽坚持要去城里女友处借宿。诺曼挽留她住下来,他紧张不安地告诉她:十二岁时,他在茶里放毒害死了母亲;此后许多年,由于内疚和自责,他一直受着他幻想中的母亲的控制,接连杀死过几个人。但现在他恢复正常了,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证明。他恳求玛丽留下,因为这是他离开这座小楼多年后回来的第

一个夜晚，他的许多可怕记忆都与这房子有关，他感到害怕。

玛丽终于点头同意。于是他们一起来到楼上。玛丽先推开楼梯口那个房间的门，只见里面铺盖卷着，家具上都蒙着布。诺曼连忙把玛丽拉走，他说，这是他母亲的卧室，他让玛丽住到隔壁一间空房里去。诺曼给她关上房门，便匆匆下楼去了。玛丽用椅子顶住房门，脱衣上床。

第二天，那个被解雇的托尼不怀好意地来到餐厅。他向给他送上菜单的玛丽说了些不干不净的话，暗示她和诺曼昨晚一定没干好事，除非他们是连接吻都不会的一对傻瓜。玛丽十分生气，正想走开，托尼伸出一只脚拦住了她的去路。玛丽气愤地对他叫道：“你真想知道诺曼怎样吗？他比你强多了。你这个胖猪！”

诺曼这时正在柜台里边配菜。他忽然在夹菜单的转盘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要再让那个小婊子住在我家。爱你的妈妈。”诺曼顿时大怒，心想这准是托尼干的，于是放下盘子就冲到托尼面前。那个无赖见状，便用话挑逗他，希望诺曼自己向大家再次证明他是个疯子。诺曼涨红了脸，但他终于克制住没有动手。他盯着托尼看了好一会儿，愤然摘下围裙，冲出了餐厅。身后传来托尼得意的笑声：“嗨，看来他不仅疯了，还是个胆小鬼！”

天很晚玛丽还没有回来。诺曼想她也许去城里女友处了，于是一个人吃晚饭。正吃着，玛丽却来了，说那个女友也已经与人同居，她只好还是回来。今天，玛丽的情绪看上去很好，她谈到他今天对待托尼沉得住气，换了她，真会把他宰了。

饭后，玛丽感到困倦，便上楼关上房门，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个淋浴。出了浴缸正用干毛巾擦着身子时，她本能地感到屋子里有一双眼睛在窥视她，可四周看看全是镶着蔷薇花的蓝色墙壁，看不见人影。她迅速穿上浴衣，蹑手蹑脚下楼，只听到一阵阵动人的钢琴声，原来诺曼正在月光下弹琴。玛丽感到疑惑，这个窥视她的人肯定不是他的母亲，那么还有谁在这座房子里呢？但愿这只是她多疑所产生的错觉。

然而她洗澡时确有一双眼睛在透过一个镂空的蔷薇花孔向她

窥视。

就在这天深夜，诺曼接到一个自称是他妈妈的人打来的电话，然后又那个托尼前来挑衅，用石子扔诺曼的窗子。他一概没有理睬。这个无赖便走开了。

第二天，有人说托尼被人杀死了。

由于在餐厅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诺曼决定辞掉工作，把自己的汽车旅馆重新修理开张。他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前来看望他的雷蒙德医生，并向他说了电话和字条的事。雷蒙德医生马上去找警长，希望他密切注意诺曼周围的情况。

这天，诺曼正在油漆旅馆的房子，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后面楼上母亲卧室的窗帘在动，并且有一个酷似母亲的人影出现在窗口。他一下子扔下油漆刷朝小楼冲去，上楼推开母亲的房门。屋子变了样，有人整理过了，铺盖放开了，罩在家具上的布也不见了，四处看看却不见人。打开衣橱也没有发现什么。然而在梳妆台上，他发现一张字条：“诺曼，杀死她。妈妈。”

又出现了！这神秘的幽灵！他楼上楼下找了个遍，又爬上阁楼，还是毫无结果。当他想离开阁楼时，却意外地发现门被反锁了。

过了好久，玛丽找到阁楼上。诺曼向她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进阁楼时门并没有上锁呀。”玛丽反驳。他们一起来到他母亲的卧室，奇怪，屋里的一切又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那张字条也不见了。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原来有一对少男少女就在诺曼被锁在阁楼时偷进入地窖，又吸毒又胡搞。黑暗中，那男孩不知被什么人刺了一刀，女孩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人逃出去报警。警察请诺曼带他们去地窖看看。但是，地窖里并没有尸体，并且收拾得很干净。玛丽证实，诺曼整个下午都和她在一起。警察扫了玛丽一眼，心想：你证明他，谁又能证明你呢？

接连而来的神秘事件使似乎已经消散的阴云又开始在贝茨旅馆积聚起来。诺曼目光定定地看着前面，喃喃自语：“一切又开始